

西湖的美好，已然成为江南的经典注释，诗词歌赋的日常表达。它一半靠造化，一半靠雕琢。正因如此，山水幽深有桃花人家，小巷静谧有咫尺天涯，日月霓虹，烟雨紫霞，四时花卉，十步芳草，弥漫着甜有苦的人间烟火。它不以苍凉或雄浑来震撼人心，也不以富丽或规整来束缚想象，从大江大河来的朋友可能以为它就是小桥流水，小家碧玉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小山重叠金明灭，小楼一夜听春雨，小轩新沐喜神清，小亭西畔画楼东，小池风雨故人逢……它小心翼翼地迎合各色人等，经受最严苛的挑剔。结果呢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每年清明我都要与妻子去南山陵园祭拜父母，然后去龙井问茶。龙井村的山坡上有一条直径超过一米的古井，其貌不扬，但我知道如何激活它。捡一根三尺长树枝去搅动井水，水面归平静时就会出现一条细若游丝的分水线。用龙井泉水泡明前新茶，那是江南茶客打开春天的礼仪。至于围起来的“十八棵御茶”，我懒得理它。

在西湖边喝茶还有两个好去处：虎跑和玉泉，水质比龙井更胜一筹。如果去虎跑，不妨先做个小游戏，汲满一杯泉水，掏出口袋里的硬币，一枚枚投进杯里，“水平线”一点点升高，高出杯沿五六毫米而不溢。虎跑龙井茶天下绝配，沁人心脾，回甘无穷。在藤椅上小坐片刻，说几句闲话，诸般烦恼烟消云散。蕙风从山脊奔下，轻摇新篁，刷刷有声，不远处有山茶花恣意绽放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每天一早，杭州人从四面八方提着塑料桶来汲取虎跑甘泉，回家煮茶煲汤养兰花，那真是大自然的恩赐啊！

苏堤应该是中外游客的首选打卡地。小时候听大人说“西湖风景六条桥，一株杨柳一株桃”（明王瀛《苏公堤》，杭州人将“六条桥”读作“六吊桥”——作者注），这是我最早接受的关于中国园林的茶学启蒙。而立之后，我更喜欢上孤山喝茶。孤山高不过40米，却是“西湖第一大岛”，景观与“梅妻鹤子”的林逋有关，还

有鉴湖女侠秋瑾的墓、诗僧苏曼殊的墓以及浙江博物馆和中国美院遗址。近來有闲我常常披览《山家清供》，作者林洪自称是林逋的七世孙，倘若属实，一直传为“不仕不妻”的和靖先生应该是有过家室的。当然，后人欣赏林先生的高冷，是因为他确立了中华民族的花神——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。

孤山南麓的西冷印社也是我品茗发呆的好去处。一百多年来，江南数位书画艺术家在此觞咏雅集，经营水木清华，为我们留下了石交亭、题襟馆、四照阁、观乐楼、仰贤亭、宝印山房、还朴精庐、涵庵等人文积淀，更有承载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三老石室，“竞传炎汉一片石，永共明湖万斯年”（丁巳上左撰印社石柱联）。

在印社拜观了先贤墨迹、石刻碑廊，转到楼外楼用餐午餐，西湖醋鱼、莼菜羹、东坡肉、油焖笋一定要尝尝的，最后再来一碗片儿川，与妻子分而食之。

秋天的西湖也是很美的，天高云淡，金风飒飒，我们去满觉陇。进得村里，环顾四周，恰如高濂在《满家弄看桂花》一文中所言：“人径，珠英琼树，香满空山，快赏幽深，恍入灵鹫金粟世界。”

农家老板娘出来相迎，在桂花树下坐定，泡茶，剥橘子，再来两碗桂花栗子羹。心里许个愿：有风来，有风来……风果然来了，落英如雨，头上，肩上都着了金花，有几朵直接扑入杯中，赶快呷一口，满口雅香！

前年夏天，我们兄弟姐妹六对夫妻去杭州与表哥表姐们团聚，二十多人浩浩荡荡开进刘庄吃了团聚饭，然后去曲院风荷喝茶，居然座无虚席，最后只得转去玉泉。清茶喝到味浓情深时，我们在池畔分别两排拍张“沪杭一家亲”的合影，其中居然有八九位教师，要是放在古代，也算诗礼人家了吧。

宋人在玉泉留下一副楹联，现刻在池畔亭柱上：鱼乐人亦乐，泉清心共清。仿佛是早早地为我们题写并等我们来吟诵的。

西湖是心灵的加油站，永不干涸的许愿池。

湖边品茶

沈嘉禄



香远益清

宣家鑫

陆俨少是公认的现代山水画大师，饮誉海内外。当代另一位山水画大师李可染称他“画到了自由王国的境界”。

陆俨少（1909—1993），又名砥，字宛若，上海嘉定县南翔镇人。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家，以“推陈创异，化古为新”的艺术主张以及独创的“勾云”“划水”和“墨块”的技法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，登上了山水画艺术创作的又一巅峰。“做人做事可让，唯独笔下当仁不让”，这是他的信条，虽然一生作画无数，皆是呕心沥血。除了山水画外，他还兼作人物、花鸟、梅花等，他通过各种技法之探讨，在自己的作品中突破地进入了新的表现层次。

此幅名为《香远益清》的荷花图（见右图），就是陆俨少作品题材中比较少见的，尺寸：96cm×46cm，款识：香远益清。佩珍同志属画，一九七八年二月宛翁。钤印：陆俨少、宛若、穆如馆。

荷花自古以来以它高尚的品质成为众多画家的绘画题材。此幅墨荷画，水面荷花几枝，亭亭玉立。作者先用淡墨一染，然后用墨线勾成，有的昂首长天，迎风怒放；有的盛开在荷叶底下，给人一种“欲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感觉。舒展的荷叶，浓淡墨乘兴挥洒，使叶面墨清韵足；叶背用浓墨勾筋，生动地展示出荷叶因风翻转之势；另外几枝未开的全呈嫩绿的新荷，耸立水面，像插入空中的箭戟，挺拔而俊俏。在荷丛中的水面上，画家使用苔点，画出水面飘浮的菱叶和蒿草，将荷叶衬托得更令人可爱。画面上荷叶荷花，相互衬托，向背、欹正、迎风、艳露，姿态各异，风神洒落，布局空灵，虚实相间，层次分明。画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高的成就，固然和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、自身的气质有关，当然也和他多方面借鉴与大胆创作分不开。此画构图善于变化，笔墨恣肆，意境新奇、苍茫。

陆俨少先生曾说：如果学画全部精力是十分的话，三分写字，四分读书，作画只占三分。此即他认为如想提高个人的绘画艺术层次，除了有精湛技法外，还必须在学习及对事物有宏观性的领悟。实际占三分的写字亦无非是为了增强控制毛笔的能力，令作画时更加得心应手。陆先生因注重读书与写字，他的艺术自然就鬼斧神工，气象万千。纵观陆俨少的画作，不难发现，他不但是一位诗、书、画俱佳的文人画家，而且创造了一个诗化的画风，不愧“当今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家”的称号。



手机难离手，看电视倒成了偶尔的事。然而只要有时间，周末的《中国好声音》还是要看的。这期的好声音进入八强环节，一位几乎无悬念晋级的男选手，却被淘汰了。我为之感到遗憾，因为他有很强的高音和爆发力，曾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并取得不俗的成绩，这次信心满满，冲着冠军而来。

不擅长唱歌的我听音乐只是粗浅的聆听与欣赏，只能以“门外汉”的眼光，凭自身的感悟来“打分”。印象很深，那位男选手一开口，就飙高音，接下来就是一句连着一句撕心裂肺地吼唱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脏“怦怦”乱跳，烦躁得希望他尽快唱完。而实情是：演唱突然结束，给人没有头尾的感觉。我猜想，观众和评委们的感受可能跟我差不多，评价不会高。因为

我萌生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念头由来已久，但真正付诸实施是在退休之后。这原本是平常之举，但电视台拍片播出后引起了一些朋友和熟人的关注。许多人投来了敬佩和鼓励的目光，但也有一些人含蓄地笑了笑，不以为然。女儿就直截了当了，口吻中不无揶揄：“爸，现在贫困山区很缺中小学教师，你为什么不去支教呢？”我知道她是在刺激我，但我仍然认真想了下，老老实实地回答：“我做不到。”我说了做不到的理由，并且强调“我只能做自己能做的、做到的事”。

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“心向往之”却未必能做到的事。比如，有个陌生的外地人落水，我会去拉一把，也会拨打救护电话，但将那个遇难的人送到自己家里照顾和养护，就难以做到了。

前不久看到一个短片。一个老人手持无座票寻找空位，却发现座位上都坐满了人。他从头走到那头，座位上的乘客均视而不见。正

早年间，但凡提起虹镇老街一带的酒肆菜馆，“亚轩酒楼”真可谓“脚杆绑大锣，走到哪，响到哪”。老辈人有话：“亚轩”的淮扬菜，半个“老半斋”！之所以这么说，那是有位叫姚胖子的大“司务（大厨）”掌勺。

姚胖子，淮安人。少年时，拜名师学艺。二十岁不到，就烧得一手精致美味的淮扬菜。

淮扬菜，始于春秋，兴于隋唐，盛于明清，素有“东南第一佳味，天下之至美”的美誉；汇淮安、扬州、镇江、盐阜四地风味菜总称的淮扬菜系，自古有名，《尚书》就录有“自夏代，有‘淮夷贡鱼’”之说。就连文章太守、食中老饕的欧阳修都时常携友于平山堂宴飨。姚胖子虽年少，但深知淮扬菜博大精深，就潜心学习、参悟，终成淮安城的名厨。那年，遭遇水灾，弄得商贾重镇的淮安一地，平野茫茫，人畜不宁。身怀绝技的姚胖子挑起厨具家什，孤身一人，登上祥茂轮船公司的铁壳船，“扑扑”一路地来了上海滩。

初来乍到的姚胖子一眼就相中了虹口地界物华路、天宝路转角上一楼一底、高轩敞亮、气派不凡的淮扬菜馆“亚轩酒楼”。是咯！此间乡音浓郁、亲友众多，市口繁华，食客自当盈门。他放下挑子，进了“亚

整个过程，没有起伏，没有美感，怎能胜出？

“音乐无他，张弛而已”。这是音乐家欣德米特说的。何为好声音？我认为一定要入耳，好听，让人爱听，旋律与歌声应抑扬顿挫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。

转眼到了好声音半决赛（八强进五强）的夜晚。排名末尾的王靖雯第四顺位出场，我感觉她晋级有点悬：在台上不够自信，上一场唱到后面还忘词。

“你在哪啊……我好想你，我没有办法……”我们曾是对方唯一的希望，现在谁又代替我出场……”王靖雯的原创《说说话》就像倾诉，简单的词，普通的句，配上她独特的声音，一种淡淡的忧伤、深深的思念入心入肺，我忍不住鼓掌叫好。她唱哭了吉克隽逸，导师们的评价也很高：歌词写

在愁眉难堪之时，一个姑娘站了起来，招呼老人说，这里有一个无座空位。老人谢过姑娘，舒心安然地坐了下去。须臾，列车员查票，到姑娘这里时发现她的票是有座的，而座位上坐的正是老人。列车员刚要发问，

行不了大善做小善

吴锦祥

姑娘用手在嘴上作了一个制止的动作。列车员非常感动，说：后面有一个列车员专用休息座位，您到后面去吧！姑娘顺手拿起边上的残疾人拐杖，一瘸一瘸地走向列车后面。周围乘客的眼里满是诧异、惊愕和羞愧。

我想，在那个场合，我能做到姑娘那样吗？结论是否定的。自己是一个肢残人，本身需要照顾，倘若边上有老人，我会挪出一点空间让老人挤一下，或者让列车员为老人找一个歇脚的地方。但我不会将

就想，人是应该画画。就画速写。一个人出门。在一个长长的下午，一个本子，一支硬笔，铅笔，或钢笔。这样的漫走，人会身体轻灵。就画些乡村，城市，铁路，河流；画些树、草和高塔。这样的漫看，人会目光沉重。等到哪一天，不想画画了。还可以将笔折断，有声；还可以将纸烧灭，有火。

水泥，开始是白的。大多数的水泥，灰的。比如江边，水泥柱子，一个个，接连了铁链。又比如，老火车站里，水泥工房，小如童话中。原来的职工大楼，四楼。高高的外墙，一大片青苔如墨，一年四季里，黑着，湿了。手掌，手心，抚摸，都是颗粒。最老的水泥，黑的。遗址的碉堡，硬过了石头。岁月黑白。

滑。乖乖！真叫人眼热口涎。饕餮客当是食指大动，朵颐大快。

自从姚胖子掌勺，“亚轩”就名声雀起。食客近悦远来，闻着味儿就往“亚轩”拱！加之“翔舞台”“明德戏院”“江北大世界”，俱近在咫尺，餐饮、休闲，一事两便，岂不食客盈门？掌灯之后，宾朋满座，杯觥交筹、猜拳行令，热闹非凡。加之醇酒逸香、菜味扑鼻，“亚轩”撑起了虹镇老街食文化的一杆大旗。

俗话说：好汉没好妻，癞汉子配花枝。姚胖子相貌虽平平，却娶了天宝路上“同山绍酒馆”的独生女，绰号“同山西施”的美人儿做了婆娘。匪夷所思哎！那女子非但长得好看，

得好，掏心掏肺；戳人心窝，越听越好听。最终她在本场比赛中排名第二，一个漂亮的大反转。

由此得出：唱歌关键在于用了什么样的声音，关键在于如何运用某种声音恰当地表达音乐的内在情感。事实上，人们还是对和谐、安宁（或者叫“给人以安全感”）的声音情有独钟，特别是一些深情的歌更容易打动人心，引起听众的共鸣。所以，好声音，除了入耳，更要深入人心。

这次国庆期间，我参加了朋友儿子的喜宴。婚礼中，新郎有一段发言，主题是“感谢”。……爸爸、妈妈，你们的无私、你们的宽容、你们的恩情、你们的爱，我们永远都无法回报。爸爸、妈妈，你们辛苦了！”听到“妈妈”这称呼，我和好多亲朋好友不由得湿了眼

自己的座位让出去。尤其令我动容的是，姑娘制止列车员声张的动作——做了好事还不愿意让受助方造成心理负担。这就是大善。

这个世界，能行大善的人不多，但我想，行不了大善就做小善吧。古人云：“勿以善小而不为。”善本质上是一致的，大善是从小善起的。

实际上，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从善的愿望、热情和动力，只不过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。有的人帮助孤寡老人，有的人收养流浪猫狗，有的人多次义务献血，有的人上街维护交通……即

便是举手之劳带走垃圾，或公共场所之门扶一把方便后面人，都是人内心深处善良之光的体现。

不能因为行不了大善就不愿意做小善，或不屑于做小善，甚至不相信有大善。

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只要心中向善，不妨先从身边能做的小善做起。

画画(外一章)

魏鸣放

水 泥

水泥，开始是白的。大多数的水泥，灰的。比如江边，水泥柱子，一个个，接连了铁链。又比如，老火车站里，水泥工房，小如童话中。原来的职工大楼，四楼。高高的外墙，一大片青苔如墨，一年四季里，黑着，湿了。手掌，手心，抚摸，都是颗粒。最老的水泥，黑的。遗址的碉堡，硬过了石头。岁月黑白。

且识文断字。自打进了门，相夫教子，颇得口碑。姚胖子则另有嗜好，闲时，就往牌桌上拱。婆娘呢，得空就一书在捧。姚胖子免不了嘲：你一个女人家，不学女工，偏爱看书，难不成要去京城考状元？“西施”酒窝一旋：状元不状元的，我不想。你打牌，至多是消遣。虽小赌怡情，但不免玩物丧志。我看书，能识人知物，明大理，谙时事。两相比较，拿芦席比天哩！姚胖子疼老婆，听话，离了牌桌。就此，一心钻研，厨艺果然更上层楼。



七夕会

平时，我们喊一声“妈妈”是件轻松、幸福的事儿，但新郎的妈妈两年前突然大脑出血离世，来不及说一句话，来不及再看一眼丈夫和儿子。今天，他在婚礼上隐忍着热泪再喊一声妈妈，道一声感谢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克制？尤其是那句“我们永远都无法回报”，感恩之情、遗憾之念——直抵人心。

那一瞬，千言万语凝成一句深情的呼唤，触动心中的那处柔软，令人深深感动又张弛有度、适可而止，不至于影响喜庆的主旋律。这，也是一种好声音。

一滴雨落一声鸟鸣，一个琴音一句诗诵……一声真诚的感谢或道歉，还有父母的喋喋唠叨，甚至那些逆耳的劝说，都可能是生活中的好声音。关键是要有一双捕捉好声音的灵耳；然后，复制、创新，传递新的好声音！